

之一的牙科學，其學生的教育實習，必須要有五、六種蠟，數種石膏、塑膠、金屬、金屬線及數十種的材料和消耗品等等，需要花相當可觀的費用。當初開始是學生數較少，將附設醫院門診部使用的部份材料，分給牙醫學系用尚可應付，惟到我當主任時，學生數也逐漸增加，要向醫院請求給學生使用也已相當困難。至民國 61 年校方以財政困難為由，僅僅三萬元的牙醫學系年度預算也編入醫學院全體預算內，而於附設醫院另編一年 5 萬元的牙醫系預算給牙醫學系，並決定須經院方採購，才能購買學生實習用的材料和消耗品等。對於此方法，在心理上雖有所不服，但可使用的金額反而增加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從那時起，就把過去只能上下擺動的平線咬合器，換用左右也能動的哈諾咬合器 (Hanau articulator)。

對牙科門診部灌輸新牙科的風氣，換新現代化的設備，也等於加強臨床教育的管道。牙科門診部仍是台大牙科的表演舞台，也是對群眾展出的華麗 Show case。比起牙醫系暗地裡勉強籌劃，門診部的預算較多，也已習於買入大型機械，只要瞭解預算的出處，便比較容易擴大診療設備，但也不要忘了要忍受時常被控告說“牙科的收入少”。

我從 1957 至 1958 年在美國留學時，曾有歸台後開業的念頭，因而到處參觀近代牙科的設備。發現美國牙科治療器具種類多及效率高，除令人驚嘆外，也顯示和台灣所使用如骨董的器具，有天壤之別。在大學的聖誕節間假及 Field Work 之旅的期間，我盡量去找尋美國各地的器具材料商見習。如牙科大型機械製造廠商密集的 Buffalo 市，著名的 S.S. White 社的 Philadelphia 市，小工具工業都市的芝加哥市等等，都去訪問